



馬公文集卷之四

雜文

大司馬邢公征倭紀事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迺命邢公以大司馬徃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者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劔登壇迺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尙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趨中



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
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
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
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
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踦楊中
丞語侵公天子不爲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縻清
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與中丞
萬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
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

上之倭跡如掃矣

高侯再覲序

漢人張京兆有言僻處遠郡胸臆約結有奇安施明
興自成祖定鼎北平通州實屬門戶邦畿千里此爲
首輔凡冠帶之倫重譯之使奉公而獻琛者往來絡
驛不輟四履膏沃繡錯勳貴五方譎僞羶附市塵而
深文巧比之徒操毛錐以罔上而漁下者且視爲外
府長子孫焉賢大夫欲剔奸庇良展奇暢臆垂不朽
之勲名則吾郡其較然最當者矣徼天之靈關中敬

菴高公握符理郡凡四年其擢永平二守仍理郡事
又三年其奉功令率尉入朝於天子聽冢宰考其功
績而明陟之於茲且由一而再而三矣公脂車出西
郭門郡之里宰黨正孝弟力田供祖而跽進曰我戴
公我觴公何以佐觴路有口碑郡之縉紳冕弁耆碩
老更供祖而揖進曰我戴公我觴公何以佐觴則命
馬生綴誦辭以馬生故柱史也必能實錄大夫忠國
惠民之政郡之廣文絳帳挾策青衿供祖而揖進曰
我戴公我觴公何以佐觴則謁馬先生綴誦辭以馬

先生故諸生也必能實錄大夫興學造士之功於是
馬生旣掇拾不腆之辭以塞鄉紳之命矣復爲諭告
諸廣文先生及青衿之士曰昔漢史傳循吏若黃次
公龔少卿輩非不藹藹然豈弟君子也而班椽獨以
文翁爲稱首亡其注意教化自學官弟子而外別無
所爲急務耶夫以吏養士士聽於吏以士徵吏吏聽
於士重可知也公自下車以來首重訓迪示以三物
課以六藝校其鉛槧而比其案稅諸生奉公品題如
著如鐸能者有所勸而勉蹇者有所激而奮計大比

入穀之彥凡四人其工帖括以待射覆者接踵未艾
彬彬人文於斯爲盛諸士恒手額而誦曰斯吾關中
夫子之惠也粵稽古禮諸侯貢士於天子擇其儁者
與祭士與祭則君有慶不與祭則君有讓今茲大比
入穀之彥侍公計偕聖天子將南宮錄之臨軒策之
倘亦我公貢士有慶之日乎考功氏且採之民謠覈
之官評以畿輔首郡治行第一上請旌異聖天子必
按故事賜車蓋高一尺以彰異數是吾通郡所以展
公奇抱追蹤文翁教化令譽四流雅懷永暢不至
臆約結如張京兆所云也顧不盛哉顧不快哉於是
廣文青矜咸沾沾喜謂馬生善誦盛美當情實不爲
諛請揭之錦以佐壽公之觴

又贈高侯序

上御極以世計又加一焉爲癸卯其明年甲辰復當
大計外吏於是郡大夫永平府丞敬菴高公率其尉
徃如例大夫自蒞通入計於茲再且三稱久任矣先
是大夫循良聲蜚兩計高第主爵旌異擢二淮安稱
行水使者當縣官急用通矜紳父老攀留借寇御史

中丞御史轉聞上念通州吾門戶吾子弟仰沐情殷
子大夫其輟行其移一永平仍守吾門戶大夫深澤
汪濊神注成勳亦若曰吾思用趙人格恭上命益殫
仁猷四封熙熙化洽久道今之戒行入都也衿紳聚
族謀之鄉校父老聚族謀之里社恐一旦入覲天子
耿光獎勞有加徵列卿屬慈沛不及爲潞水憂不佞
辱公知契最早枌榆關情亦最不後乃爲稱說近日
吏治之變而申之以聖天子注意畿輔德意爲慰衿
紳父老其詞曰上在宥久吏治凡三變初有司以法

律爲師以多事爲才人人有翹然見奇之心而戾於
情然其振廢矯偏恤民實國肯意較然可睹也此一
變也乃後上懲任法而不盡以一切繩下下憚奏法
而時有所操縱以明博大此於人情綦適矣然令行
禁止效遜曩疇且滋之竇此又一變也自新政亟行
虎翼狐假之使動躉以抗觸雷霆之毒於是賢者借
調停以行志黠者亦借調停以恣淫微塵之事侈爲
大塊便益之舉襲爲定規不得不控而上不得知嗚
呼甚矣國家豈有賴焉此又一變也大夫正所謂當

新政之行而能調停以行其志弄中涓於掌上臥赤
子於膝下者耶上心仁愛旦夕盡罷新政嘉與海內
更始且錄大夫三輔調停裕國安民之功而顯庸之
必將咨故事於主爵者昔世廟時郡大夫大石張公
以功擢僉臬駐節密雲視通州爲部內日庇宇下卽
今上初年郡大夫鈞石張公以勞擢司農郎特奉璽
書督漕潞水之濱張蓋出入婦女竊指之曰是我張
父也二大夫遷秩之後猶日辱臨之民有所恃以恬
熙則聖天子私我三輔之以也大夫此行賜晏賜璽
以其治行卜之轉部轉道以其勞動卜之將部內吾
郡稱監司若張大石大夫乎將事事吾郡稱使者若
張鈞石大夫乎季孟之間上必有以處吾大夫矣吾
輩又何慮焉於是僉躍然喜以馬生之言爲然不佞
復歸而胝請於家大人壽張先生曰小子徼惠聖天
子固當則卿者以淮一更永二以府官任州官其成
命可仰也

高大夫三載考最序

郡大夫華州高公考三載績天子按冢宰所上循良

高第課而心異焉若曰子大夫守吾股肱郡勞苦功
高其亟下璽書褒崇之以風示海內乃封公爲奉直
大夫有侈詞贈公父文林郎如公官贈公母孺人進
安人薦紳衿裾之士及父老子弟沐公覆載覩茲休
美咸舉手加額且舞且蹈有味忠者有讚孝者有述
仁者有賦廉者有紀功者有視榮者有稱後者其味
忠者曰在邑邑治在郡郡治烹鮮匪躬製錦垂式讚
孝者曰王言如綸光我家邦五鼎之酌千秋之芳述
仁者曰覆我哺我慈毋其親汪洋濺澤潞水非深賦

廉者曰冰耶蘂耶縣魚耶啜水耶公其人耶紀功者
曰片詞脫巾頓解四野佩犢興歌金可鑠石可泐而
績不可磨祝榮者曰太守入爲三公漢有故事由大
夫而秉憲而伏鉞吾郡亦有故事稱後者曰子如玉
立孫如蘭叢借文正之槐大于公之門於是公之屬
吏寶坻李候武清曾候三河某候灤縣某候謁郡稱
觴聞諸道路而問馬生日夫郡人以七言誦公也有
之乎馬生日然予亦有一言請爲諸君詳之夫書志
百祥易稱餘慶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家世有懿行至

贈大夫公有德姻閭更渥語曰不於其身於其子孫
非乎夫流清鮮鱗地沃滋禾公之心量博大注不盈
酌不竭凡世之所負氣爭妍以爲勝者善而下之融
如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乎夫有世德以培
之有雅量以濬之宜其循良之蹟超卓一時而天子
璽書慰勞于斯爲美也諸君進而前曰善馬生之言
我高公哉馬生曰有以也蓋公昔令寧晉不佞卽早
敬重君以寧晉爲公家桐鄉今者復辱公宇下其德
公尤深故不憚巷歌里謠之複而復申言之諸君聞
之意甚適遂載諸錦以佐觴

鄒東郭先生教言摘要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一豈容有二說哉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一貫之義疏也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解釋曾子所云忠
恕至爲明悉蓋大道渾然惟仁萬物皆備其本體也
誠者誠此樂者樂此強者強此近者近此本體與王
夫無兩操存與應接亦無兩所謂一貫而已夫道一
豈容有二說哉後世名儒造詣各到而循入稍別故

其所操揭以示學者若朱之道問學陸之尊德性薛文清之敦行王文成之致知其殊途若有不可強合者焉余以爲入道隨性所近故途殊自宜惟是師開示之門弟子轉相承之其流也有標揭則有門戶有門戶則有畛域有畛域則有執着有執着則有滲漏以此究極諸儒之分宗余不敢以爲然也易大傳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諸儒各揭獨得以明道或由穎悟暢躬行或由實踐得真悟不悟不行不行不悟及其成功一也以此提衡諸儒之分宗

余不敢不以爲然也所謂一貫而已邇來宗良知者間有厭薄中庸窮高而談曲譯而授究且離誠仁以尋樂離忠恕以尋一夫一也豈其駕空鑿虛無所稅駕耶則亦不達於萬物皆備之體矣東郭鄒先生以慎獨闡發陽明良知之教每每自日用尋常中昭示真詮蓋深得孟子反身強恕之旨而合萬物以成其我者此之謂忠此之謂誠此之謂仁此之謂樂所謂一貫而已故余不佞因泰山李少崖先生之授以摘要也敬爲校而梓之

李明府家訓序

蓋爲家者必樹基基厚則枝茂而幹固是故可以庇後可以亢宗可以延世可以維風昔萬石君以醇謹傳家而伏波將軍用慎默戒子余披漢傳未嘗不心醉二公願景高山而步後塵也乃今讀忠厚家訓而知養齋令君其無愧於古有造於嗣者乎君天資端篤博學通方振鐸易庠追蘇湖之芳軌鳴琴浪邑敷召杜之深仁其居里閭也急人之難周人之乏徃徃應机而酬爲之不遺餘力蓋時有麥舟之舉而人多

結草之感其於聖賢忠厚之道旣已充然身體之足爲子孫示範而於一嗣過庭復諄諄舉忠厚而提命之不啻詩言禮立已也總之敦友讓急周恤篤骨肉之親養和平之福時而著之話言以曲導於前時而申之法守以力督於後一嗣亦無不唯唯聽命夫儒者先教諭而釋氏重薰習以令君所爲諭其子而習之者可不謂端且悉哉盛德之後倘人人若於訓而以醇謹慎默之風自勵彼漢人豈得專美於前耶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信

斯言也令君忠厚之貽其子之門而王之槐耶始基之矣

韓生遊泮序

中翰合溪韓公文雅有致超然格外歷事三朝茂著忠勤晚歲每與薦紳言輒能流涕新政余良重其爲人今年秋猶子某以角藝見錄於督學入遊霸庠益徵合溪公善教先是長猶子某已稱郡弟子員聲華籍籍至是人稱爲韓氏雙壁云余老友翔峯高君固二韓生所從北面受經而以其弟之子妻小韓者也

來索余言往賀余曰固也請徵之往事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至今彪炳圖牒芳馨吻頰三尺之童且習聞之矣乃今之稱秀於鄉者如林而任天下者有幾毋亦志趨不定不能空諸所有而浮競與濃艷爲累乎余嘗繹任之義伊尹以任聖而其原自樂道猷猷一介不取與始夫一介不取與者心無一介也心覓一介了不可得空之至矣空中何所不納是故江海能納百谷故能任百谷卷之六巖輪巖嶙能納萬彙故能任萬彙之華暢尹也以彼耻溝中而

辜時予其於天下誠納諸空洞之中矣何難自任之
重乎不然此中不空不淨稍有浮競則沾沾自盈稍
有濃艷則營營自點縱目泛學海吻傾書麓適足爲
傲人喪已之媒卽肝膽自不相信骨肉尙不相容而
何以納天下不能納而欲任之庸可冀乎孔子惟空
空故老安友信少懷而任盡乎萬物顏氏之子屢空
故以陋巷匹夫任四代之禮樂而不以不斂謝蓋任
之量至宏至遍至有至實而任之本至深至細至無
至空孟子以一介不取與狀伊尹誠善言任者矣韓
生今倣秀才應有天下四方之責倘能志伊范之任
尋孔顏之空而不爲浮競濃豔所累無患不任矣韓
生從余門人鄭與權學余視之猶門墻士也故賀不
以諛而以規翔峯君聞之躍然徃以質之合溪公其
有當乎否

恒如上人金書華嚴經序

廬山有上人曰恒如者善吟善書善說法而又善事
紫柏大善知識予欽紫柏道風一會於圓通再會於
赫山三會於潞河潞河之會同於中甫居士圓通之

會同高翔峯張魯郊居士赫山之會則對影相訪交
談孤標中晝共殮夜共榻流連久而傾倒深蓋滿區
區飲河之願焉紫柏有洪誓願欲群法門中有志英
俊分類作養隨機成就期十數年後另出一番人材
大振宗風余聞其語而高其誼今懿語依然幻質杳
如思紫柏而不見見侍紫柏者戚戚有感故予於恒
如不覺意投而樂與之遊也恒如夙願金書華嚴全
經數年以來汲汲遑遑常以不得償願爲恨至形之
夢寐對佛悲泣懸樹自經自謂得悟夢覺一如之理
今幸停錫金仙肅辨前事予聞之甚喜夫馬不逸於
九折之坂而逸於康衢人不肆於九迴之腸而肆於
安居金仙勝地也而又得賢主人恒如願自今以後
誓斷塵俗徃來一意書經持咒以四諦爲功課以九
品爲父母不完經斷不出山不見佛斷不出頭視康
衢如九折坂度安居等九迴腸不佞合掌贊成而說
偈言

華嚴世界本無形

筆障墨海總難憑

欲勵五十三叅志

故書八十一卷經

金仙大法伏勝地

龍宮寶軸待德星

一旦了却縊樹夢

不負當年紫柏庭

鯤羽上人還山序

馬經綸曰予甲辰歲始晤鯤羽禪師於潞墅維時都門有妖書之異雷霆震動言者中所素怨波及紫柏巖旨震隣當事過搜諸叢林遯者遯繫者繫人人自危師獨坦然視之嗚呼可以觀道力矣自是師寄吾墅歷冬及春別去遊潭樵數月子復想慕而迎之及今年春師歸關西復致書法弟約之同行師徒弟兄

之間相處有古人風嗚呼可以觀道情矣師專精悟門蓋自其傳衣雪印原自日面佛月面佛机緣叅入故每有題唱開示惟早明直指一着常厭薄世人之口角春蓮筆端白牛而漆底不脫蓋網不裂自以爲可紹祖庭啟後人者然見解極高不廢莊嚴種種細行務協前哲嗚呼可以觀道脉矣夫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佛祖相傳惟此一脉師志此一脉誓以此自覺以此覺人布袋口作獅子吼充其願力豈非曹洞之克家少室之嫡嗣哉夫有道脉有道運脉無今古運

有興替慨自天水伏地水發黃河竭哲人萎馴至紫
柏之變法席塵積衲子星散道運亦既替矣夫替者
興之因也師歸山中怡神冥會溼養日遂一旦出而
應机利物和德撥轉蓮座掀翻窠臼恢隆道運而光
大之以續師門一脉於來昆愚知其必有當也師歸
矣過蒲關涉黃河爲我問諸水濱曰此一流也何竭
何波孰濁孰清相彼九曲彌陀一聲

白衣菴記

潞人以祈嗣故徃徃持誦白衣觀音經奉事香火甚
虔亦徃徃多應於是善人李九思輩濬發道念力作
勝因相與捐資構庵新舊城間有殿有寮有門有垣
莊嚴聖像屬僧焚脩仍月爲會以供香茶以待艱嗣
者有所赴而祈云乃介表弟陳茂才其功謁予爲記
予曰諸善人信嗣可得祈乎曰然曰諸善人信菩薩
應祈輒錫以嗣乎曰然曰諸善人亦信嗣之所以可
祈而得與菩薩所以應祈而輒錫以嗣乎曰不知也
予曰居吾試爲諸善人說法菩薩願海弘深如是饒
益無量衆生常懸種種之應以待種種之祈乃種種

應驗多不著而獨著於祈嗣者何大都祈嗣者悵百
年無依則諸念可冷幸一脉有續則此生爲盈懇懇
款款曾不至第二念夾襍故真切者應而他祈未必
真切則應不著且祈嗣真切者多奉菩薩戒勉行善
事夫善念固生之屬也以生召生天道之常故持戒
者應而他祈未必持戒則應不著又世人凡有希求
不過一夫力耳祈嗣則夫妻協力夫陰性專一願力
更勝世未有善男信女堅心合慮至誠感動而菩薩
不哀憐攝受者故協力者應而他祈未必協力則應
不著諸善人進曰世有終身祈嗣了不聞應者此其
解安在予曰此正所謂不真切不持戒不協力者也
蓋世之祈嗣者亦有念不履於宗祊德不積於昆裔
道不行於伉儷情不調於帷簿甚至多嬖恣淫偏暱
啟釁夫妻嫡庶幾作戰場夫爭心一起便蹈殺机恚
念一萌已戕生意菩薩悉知是人悉見是人安肯以
嗣私之諸善人又進曰祈嗣應否之論詳矣菩薩之
白衣也何故曰菩薩無菩薩可証者也爲濟人故無
相示相無住示住無應示應無色示色其以白現者

示世人潔白心體耳曹溪有言脩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假令祈嗣者以有爲心希冀菩薩之應卽云真切矣倏然而正倏然而助是以真切污染其心體也卽云持戒矣假小節以盜善名炫虛名以漁厚實是以持戒污染其心體也卽云協力矣乃其初不能脩身宜家比及龍鍾無聊乃始屈曲百計媚婦人女子之眉睫以覬枯楊生梯是以協力污染其心體也總之非菩薩白衣之意也世人但以像白爲祈驗而不以心白爲祈本惑矣心體潔白是清靜三昧是集一

切功德三昧福澤綿長奚啻胤嗣諸善人又進曰以一菩薩白衣示現而百千萬億人祈百千萬億世祈無乃窮且未遍耶予曰諸善人無疑諸善人試因吾指悟水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歸一月攝寧問古今衆寡哉於是諸善人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合十指掌加額稱謝且復請曰唯然誰是菩薩誰是祈者誰非菩薩誰非祈者幸開迷雲以卒大貺予曰是非諸善人所知也予言之恐示汝誑且滋不信蓋世有至愚極朴者一語提醒終證聖果而聰明該博之士

反百不及一千不及一何也聰明該博者見多而善窮人氣盈而善勝人譬如滿盂之水半滴不入而至愚極朴者其中空洞無物言之易入而信之易篤故也然今世聰明者多愚朴者少吾故懼而不言以待自肯非爲諸善人吝法也諸善人聞命相顧逡巡告退茂才輒書而登之貞石以示祈嗣者

無窮上人募鑄觀音像疏

仰惟觀世音菩薩思脩本之聞性濟濟二十五聖賢
述其圓通授記由於覺照巍巍千二百功德表其根

行慈悲深至有求必伸疾病號呼無人不應比丘能禮者秉志端嚴誦經純熟龍泉普濟十方與歸依之心蓮花住持一境仰孤迥之韻因前世定業難免致今生報身多艱一瘡五年聖號時吟於病榻六時三戒患體竟脫於慈航爰發道心肅鑄金像見聞隨喜同登菩提之場輕重布施均成相好之種南海大士何嘗欠此莊嚴東林老僧聊且償其誓願

文林郎張公墓表

嗚呼此睢寧張令君之墓按狀君諱汝楨字國士以

父南川大夫故別號爲肖川子焉大夫世爲新安望族嘉靖丁酉舉於鄉磊落多奇登高能賦當其綰綬信陽時首葺何大復先生祠增飾俎豆而物色其後人得震川學士於舞象手自削牘教之竟以文顯世其家傳後復抗節張江陵悍使而庭辱之尋以脩郟故遷肅府右長史大夫怡然曰若能敗吾官耳能敗吾官官者乎遂拂衣歸後江陵柄國權勢薰灼且將甘心於大夫問其同鄉薦紳曰信陽強項尙無恙乎其人微窺其旨婉解其壘乃佯應之曰聞已脩文地

下久矣而大夫亦足智深藏杜門謝客不爲矯矯竟終江陵之身得不蹈何心隱先生之厄世益以此推大夫能充能潛若庶幾所謂龍德者焉今君生而穎俊少隨大夫之信陽則與何學士同席脩業金蘭相課猾猾至丙夜不休乃數奇屢不得志於有司竟從明經薦筮仕盧氏丞丞二尹故事受指意主者唯諾而已令君饒吏才上官倚重如其令以故得行其志歲祿礦渠紛紛且有變令君且賑且防邑賴以靖臺使者交薦之擢睢寧令甫下車卽詢父老子弟諸利

害狀爲奏記當事者次第行之大較軫惠細民禁戢
奸宄而尤加意學校碑猷作人如王太康應寧者時
爲邑諸生令君特爲拔識而異數遇之卒之奪職太
常功名浸昌未艾知人之鑑睢人至今以爲神蓋與
信陽人傳誦大夫卯翼何學士並美焉會以事忤上
官陰齟齬之致煩論列而令君適患足疾不良於行
且念大夫春秋高定省久曠謂嚙指心動者何於是
促裝歸偕其弟茂才某萊舞堂下大夫融融爲加殮
焉久之大夫捐館舍而令君亦已年屆耆老非復人

少慕親之時矣輒復號泣呼天爲廬於馬鬣封旁者
三年邑侯扁其門曰廬墓孝子云服闋疾作歛襟而
逝去生之年凡六十有四令君爲人骯髒質直不能
脂韋媚人雖兩任巖邑而生平坎壈胸中奇畧每假
之著述以自見有遙函日錄廬墓稿凡若干言自成
一家配楊孺人少卿某之第幾女也內行淳備先令
君兩歲卒有丈夫子四人曰燠曰燃曰燦曰燦俱邑
庠生燠燦早卒燠高曠疎脫不屑與凡庸伍嘗自詠
曰天地容吾膽文章誤我身其卓致超超如此而竟

不見遠樹良可悼也燃爇以余辱在世講持狀請表於阡凡生歿歲月子姓婚配別見誌銘中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昔孟子有言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今觀張令君之六十廬墓而孝友施於家志事續於邑豈不同契乎終身之慕而爲爲人子者鵠鳴呼是足爲南川大夫子矣

烈婦林氏墓記

烈婦姓林氏通州人年十七室於州庠廩生劉杞芳居恒唱隨以道好聽劉生陳說古先節義懿軌而心

傾嚮之居三載生病故烈婦悼慟幾絕咄咄若與生語矢絕粒共死而以翁姑及太翁姑在不欲遽言傷其意每家人進食爲匿少許若飲啜狀而實不以濡諸脗越五日困憊仆地夜半甦家人及從所匿飲食處究其故烈婦始從容語其姑曰婦今欲從亡人地下誼不得爲翁姑及太翁姑留姑復抱烈婦女泣勸烈婦曰傷哉吾天之崩也卽呱呱女何恤戒家人勿復抱持其前因強出寢曰此門一出理無復進遂卧柩傍不起翁姑及諸家屬諸姻隣累日慰解不爲動

第曰吾夫乎吾夫乎素以節義適我我今日惟知節義足適耳何知其他竟卧餓二十一日死於是學校具其事上之郡大夫謂潞水二百年來節烈時有而其犖犖著者前有葉烈婦今有林烈婦請旌請祠賜額雙節庶足以彰婦德而挽頽風當道共義之爲允崇祀直指高公類聞於朝奉旨照例豎坊旌表杞芳父劉仕期以今年九月廿六日合葬烈婦於城西新阡屬不佞爲墓記馬經綸曰烈婦之烈也難哉從來笄弁者流之痛其丈夫也有以戀床第寵殺身殉葬

者又有以預慮棲托訐畫無之而憤激自盡者兩者世人俱哀之而君子終不予其烈何故誠爲死不以理而情或牽之勢或奪之耳烈婦其生也忻節義其烈也適節義其餓也飽節義其歿也完節義是謂死理匪曰死情是謂殉道匪曰殉夫烈婦之烈也難哉或者又曰烈婦之父林某以行不類爲仇家殺死而烈婦乃以烈著皎皎與日月爭光倘所謂不繫世類非耶其性之也烈婦之烈也難哉是真足以愧世之改節負義爲人臣子而懷二心者不啻女範已耳是

爲記

南岡府君傳畧

馬氏之先以靖難功世爲通州武胄自鄆城公始以易起家鄉進士授命牧鄆城先生其次子也少有雋才每試輒冠諸生而雄心遠志慨然注念天下蒼生利病欲以身當當世成名久之僅僅循廩階升於太學先生卒業嘆曰嗟乎吾以五車試世而天以一第困我豈時命謬耶吾又安能以畷南之身受轅下之誚爲五斗米仰人鼻孔終日僕僕爲耶然吾嘗聞之

過庭造化能窮我以數不能窮我以道吾力爲積德累仁盡其在我者而已顯揚功名有吾子若孫在吾何知哉於是睦族恤故若養孀若嫁孤若分甘以念貧交每畢力爲之蓋二十年如一日也先生之配華孺人爲萬戶侯華釗長女自于歸後孝事翁姑主饋事以奉蒸嘗惟謹先生性故嚴毅雖篤恩閨闈而每有督過孺人安然受之無忤色先生性好周急孺人每爲之脫簪珥甚適也姻戚共稱其賢先生春秋七十孺人六十有五俱以考終合塋於城北祖塋有子

三曰時中襲祖職曰時叙任壽張知縣曰大捷舉進士孫五人經綸叙之子其長孫云

書宗譜後

不佞綸霍人也上世以軍職調居通州歷今二百餘年聞先曾祖時原籍曾有至通訪之者乃女輩也會祖行以其非丈夫却之計其時乃正德之末嘉靖之初迄今亦不甚遠不佞家庭間聆家大人源本之訓急欲訪我宗人通譜協族每意竊附古之所謂不悖本初者而已非如世俗利坊價爭墳田及他有所爲

而妄認宗派貽害鄉井也以故不揣屢托高明冀遂鄙志旣聞諸鄉丈之言有二端其一則謂吾宗賢者甚衆枝派甚明不佞不勝忻慰其一則謂年久枝派難查卽有同姓未必一族不必過求致紊本宗不佞不勝悵惋隨以所聞稟命家大人家大人命不佞曰吾原籍久不聞問不訪是謂忘本忘本不孝如宗派不明而冒認之是謂亂本亂本亦不孝小子慎之毋甘不孝哉今承李老鄉丈教謂吾宗枝原無不明後說非其質矣不佞沾沾喜躍欲舞輒以居通枝派并

襲替祖職因緣紹介李老鄉丈呈我老宗丈賜覽幸發譜俾不佞得按而晰之以遂原本之思以免冒認之罪幸甚

書卓吾先生遺言後

先生四海爲家萬世爲士四海爲家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萬世爲士非但無人能言抑或無人能知之也先生寓潞河便欲死潞河便欲葬潞河今春偶病輒草遺命如右綸讀之且喜且懼喜者喜先生之死於斯葬於斯懼者懼先生萬一不得死於斯不得葬於

斯也蓋先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人也綸雖淺劣頗知先生之深矣先生急於朋友老來彌切望綸彌深遺命葬城外高埠請命家大人得迎福舊基而券買之遡昔曹溪道場乃寶林古寺也寶林自隋末廢於兵火曹叔良諸人重建梵宇以奉六祖而曹溪之名遂與天壤俱永今先生獲葬于此吾知異日者潞河道場應又一曹溪也迎福舊基與寶林古寺何殊焉

張君行畧

張明府祥號魯郊郭縣人由丙子舉人任山西壺關知縣起補河南原武知縣被府佐中傷以致叅論去任之日得囊只二擔原武父老不忍去爭迎致其村落聚老幼婦女來觀之曰以視吾慈廉張父也共爲鳴之當道府佐隨以他事煩白簡中有云張原武廉吏也以小嫌陷之罷斥其廉聲著于去後如此

勅封馬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世爲通州張家灣人父陝西鄠縣知縣名汝源母王孺人孺人同胞男女兄弟十人而男

居十之七孺人爲中女年十七歸不佞夫爲馬門冢婦歸一年夫入泮又一年夫登廩又六年夫薦鄉書又四年夫捷南宮遂尹肥城又一年子健順生於肥署又三年以夫考最受勅封孺人又一年夫以縣官被徵書待漏都門又一年夫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又一年夫以諫謫典史是年復奉命削職爲民又二年夫以恩詔例復冠帶又一年長女歿七女殤又一年孺人死時在萬曆庚子正月初三日卯刻距生嘉靖辛酉十二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四十歲子一卽

徤順聘河南彰德府知府馮盛明女女八長女配先
師李春雱公子壽陽先卒次女嫁山東叅政郭光復
子九圍三女許聘選貢楊鎬子世榮乃南冢宰潞橋
楊公之第二孫也四女五女未聘六女許聘山東副
使許鋌子永光七女八女幼不佞擬四月十八日卯
時葬孺人於房之鳳皇山去通州百八十里首甲趾
庚蓋新阡也銘曰
有山崢嶸有水涇渟有丘嶢嶢有窟羸籠孺人之瑩
利貞元亨我爲之銘百斯鍾靈

祭高翔峰文

嗚呼先生歸矣先生得所歸矣先生與予壽張大人
同人膠庠文名藉甚以數奇竟老諸生乃其濯濯耿
介之操藹藹孝友之行月旦推高予小子仰碩德而
父事之先生中年學道始習長生已究無生捐草聖
而稟戒律不娶者三十年不御酒肉且二十年予小
子仰道行而師事之先生見予迂濶自持似近坊表
每每以移風易俗相屬望于是輒忘其年稱方內交
又見予根雖鈍而不受繳纏學雖劣而不錮畛域似

可與出世每每以大事因緣相訂勗于是又忘其年
稱方外交蓋予之得交于先生與先生之交於予各
自有所爲亦各以自爲世人不知也予自焚草歸來
從先生結道侶探名勝訪隱逸叅賢聖曾不敢以玩
愒虛歲月焉其大者如盟原武於素業締莊浪於掛
冠晤紫柏於圓通接浮山於慈慧而執鞭姚安夫子
於北邙朝夕飲甘露者久之於是予小子之顛蒙賴
先生開萬一之葑蒨而先生之造日益高識日益遠
孜孜誘人學道之心日益切亦若數年以來參訪之
力居多焉鄉人薰其德當道重其品觀風直指探之
輿論爲表厥宅里曰士行可風嗚呼行若先生可以
廉頑可以立懦可以廣孝友之化可以衍心性之宗
名之可風誠不愧矣今歲予奉大人命構淨室於西
墅欲奉先生爲終焉計先生一再托宿其中忻然樂
就之歸閑無幾忽示病歸嗚呼年過古稀學入理究
先生之歸得其歸矣獨住世之情違予本願而哲人
之萎令予焉依子弟若子若猶子皆立雪門墻受饒
益安隱之造不淺三世道義之交一時存歿之感將

何以爲心耶雖然人世之爲逆旅也蓮臺之爲安宅
也有爲之爲泡影也無相之爲根蒂也先生示生於
無示死於有生者任生死者任死而先生之爲先生
者自若也嗚呼先生又何歸予又何悲哉

祭許靜峰文

惟許胄之神明兮遡一瓢之所遺瞻雍陽之望族兮
聳箕山而出奇爰才碩之鍾美兮早鵬徙於天池振
三鳳於河東兮繫白眉之電追垂棠陰於齊晉兮載
兩地以慈母比含香於駕部兮富胸中之陣圖俄披

豸而執法兮飲清源以醍醐羗五十而慕親兮矢聖
善之與俱登除書於天衢兮晉大叅之顯庸慈慈闈
而盤桓兮日養志以融融群宗族以稱孝兮鄉人共
醉乎德風何昊天之用兮輒返駕於崆峒悼龍識
之倏忽兮孰易箒而永訣賚畢世之雅志兮竟悵悵
其何說傷高堂之百齡兮腸九斷而心折孤呱呱而
蒙稚兮鳴流水其哽咽斬遐筭於仁人兮胡云天道
之有常暗龍文於斗牛兮摧玉樹於嚴霜紛奇藻之
蔚起兮合修文乎地下脫塵埃之擾擾兮倘尋真而

馬公文集 卷四
賦
虧假充冥玄之素心兮必能諦現夫物化儻進羽服
以九還兮君必將曰報罷幸托翼於姻室兮投臭味
於瓊華憐兒女之孱弱兮跂日成乎室家賁弔弔惟
束帛兮芬俎豆乎蘭葩祈降鑒於哀些兮恍來格於
雲霞

祭通州吳貳守文

魁偉之貌其羽可儀宏達之才隨試輒宜衆軍而穎
脫處囊兮衆讚其奇攝篆而光爛出匣兮致遠弗泥
倅郡三載兮督賦有守有爲一意奉法兮佐政不阿
不欺士民飲醇兮咸懽頌而無諠縉紳推轂兮褒牘
下而纍纍榮擢以展驥足兮繫轉盼其可期胡倏返
轡於太空兮一昨去而赤手涕洟分屬編列心感德
施此其所以拊心長號而不能已於隕涕者也嗟乎
珠沉留耀蘭萎存香惟天之壽公公兮才豐而何計年
惟公之永世兮政美而譽自延矧麟鳳翩翩兮二子
象賢將箕裘繩繩兮一經世傳天道常與善兮視則
罔愆仁人必有後兮令德用宣公顧不當慰藉于蓋
棺而含笑於重泉也耶瀾瀾潞水迢迢微旣旅襯南

下目斷情連

祭張母李太孺人

計太孺人以李之愛息而于歸張氏也於今蓋七十歲而遙計其稱婦而內助宜家蓋四十歲而遙計其稱未亡人稱母稱太母而內以貞勤振家聲外以慈良風閭里蓋三十歲而遙計今年春太孺人春秋八十有七順天地往來自然之數而瞑目長逝不返嗚呼可以逝矣可以逝矣緊太孺人之稟鍾溫柔兮內則是宗侶姊姊而薦觴豆兮中饋惟恭相夫子之貴

賤相徵兮里人號曰素封挺生三俊於潞濱兮世咸美其豪狎惟長公之飛鳥東周兮聿播慈母之風暨季公之高捷綰綬兮載著循良於齊東三載奏蹟兮紫誥將頒於九重兩牧交輝兮萊斑對舞於襲處乾坤索而震巽紹兮有女乘龍琅玕列而芝蘭芬兮有孫攀宮嗚呼太孺人可以逝矣可以逝矣惟俎惟潔酒卮惟濃陳我楚些旌我鄙衷

祭張太夫人文

貞妣坤順孕秀曲梁習自胎教誕惟國香旣嬪夫子

如鳳諧凰五可含美四德著芳雞鳴相警遺愛南康
卓哉名宦內助之良將雛矯矯爲龍爲光婦德母行
得全全昌乘駟舞彩上壽稱觴恭沐嘉命翟茀輝煌
宣威布德北門長城和丸成就敵人知名入佐臺長
承懽顯榮晉秩司馬爰整禁兵在師中吉爲丈人行
入歸子室作兒啼聲高堂安養載歌載賡華祝共慶
紫誥重旌天上王母人間夫人豈厭世久爲天作賓
萱枝無色蕙帷就陳月晦星隕玉折珠湮惟帝念之
恤典賁輶弔有雪涕市無歌椿通家小子稟仰素風
升堂欲拜聞訃忡忡延眺拳垵佳城鬱葱生榮死哀
同穴仙翁九泉合鏡相見融融此之大還是日善終
况有司馬起必孤公結爲夫年曷其有窮函詞走奠
愧莫能躬神之格思瞻彼崆峒

臧將軍擢燕河營叅戎序

先是臧思亭將軍奉命以都指揮體統分間潞河時
余脩員西臺見將軍即中竊噐重之曰此異日干城
前矛也已余獲返初服日從里人聞將軍所爲分間
潞河將其展設甚當而其聲望著當路皆下檄勞之

文章薦之尋擢都閩俄轉遊戎蒞通津營通之材官
若執戟之士習將軍威名莫不凜凜奉約束惟謹畚
鍤之蹟遂爲諸路最乃以年勞擢燕河營叅戎夫叅
戎之較遊戎其體尊其權重而燕河之較潞河其地
阻其情異以將軍敏朗之識諳練之才直遊刃當此
余獨慨近日任邊事者之情之難也自古策勲顯奕
必先養氣夫業已授之兵柄而顧以唯諾奔走覘其
能否致令將氣不厲是誰垂其首也兵機倏忽變化
勢須伸縮自由始克展驥乃奇節細目動從上制致

令將權不專是誰掣其肘也激昂丈夫喜以功名自
見而例執資勞甚至關說爲政彼廉將有下風待耳
是誰縛其足也蹄齧善走敵二卵不可以棄于城彼
英將不愛七尺之軀矢効封疆乃持文墨者或櫛責
而毛吹之是誰灰其心也方今聖天子加意邊防仗
節當事者上維國体下惜將才將軍坐鎮燕河幸無
前四者之虞矣勉之哉上假我以權我何以樹績上
勵我以氣我何以矜節上稔我之勞而旌之我何以
厚終上憐我之才而寬之我何以荅貺從此威望遠

播上徹九重登壇秉鉞勒功不磨都哉臧將軍吾于
燕河之擢翹跂以埃之矣會郡大夫敬菴臨公念同
事之雅修祝者之詞而以屬之不佞于是輒抒其臆
不復以不文辭蓋亦自慶昔者卽中噐重之言爲幸
中云

貢助徹說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
者貢也以下貢上也夫有下貢上之名則有上取下
之名故殷人酌之而立爲助助者藉也若曰吾第借
民之力以助耕公田云耳不復取私家之所入也上
不復取則下亦不復貢是助之法善於貢而助之義
亦精於貢矣然有下助上之名則有上借下之名故
周人酌之而立爲徹徹者徹也徹乎上下也旣無所
事于取而貢亦無所事於借而助也此其義又精于
助矣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斯亦一大較也蓋
周人分田之法八家共八百畝而公田除廬舍外止
得八十畝若以十家通論之是公田固一百畝也私
田各一百畝也上下一體君不以分之尊而毫釐故

增於民民不以分之卑而毫釐故減于君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必如斯而後謂之均必如斯而後謂之通
此則徹之義而已矣非若朱子耕則通力合作收則
計畝均分之說也然則何以證之若果如計畝均分
之說則八家所分者既均其所食者亦應無不均矣
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此且何以稱焉夫知農有五等則
知徹法各區自耕斷非合八家以通耕各區自收斷
非合八家以通收其義瞭然矣又徹法雖兼貢助而
意專於助其用貢也將以濟助之窮爲田不可井授
者設耳非兩利而並行之也然則又何以證之孟子
曰雖周亦助又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夫言助
不言貢言九一不言十一則賦徹果主此不主彼矣
予以孟子之言爲孟子之註脚以孟子之註爲孟子
之斷案故不敢以集註爲確然也姑筆之備考訂

發願說

昔夫子啟顏淵季路言志而二子之自言其志也故
口輒曰願故知不志則不願不願則不學願之於人

大矣綸承庭訓幼而向學年幾四十尚爾迷復日常
點檢病在軟懦不自振豎則以向來志願不真是以
因循顛倒虛度歲華爲可愧耳今悔蹉跎發我弘願
願自今以往學聖人不學賢人學大成之聖人不學
一節之聖人扁其齋曰學孔而日晏坐其中以自省
焉學孔何如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夫上達不可以量度得不可以色相求不
可以名理會不可以湊泊符斯孔子所以爲大成之
聖乎乃達惟在學學惟在下卽下卽上卽學下卽達
上至淺而近至簡而易孩提可能夫婦可知綸可日
用而甘自迷嗚呼起志不難堅志難發願不難還願
難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堅能堅難還能還是爲四
十無聞大愧不肖子經綸之志

惜陰說

聖人惜寸陰賢人惜分陰母謂寸陰少聖狂一寸了
母謂分陰少賢愚一分了一寸一分容易過呼狂呼
愚柰若何聖賢宗旨惟時習惜陰惜陰莫蹉跎

淺夫說

淺夫之心苦淺夫暴露不得寧宇乃問於淺夫曰不肖奉帝天命忝爲君之心覆以華蓋灌以神池佐以臟腑運以肢體寂爾無爲端居於深宮闕閣而物莫能役人莫能窺穆然伸其常尊之勢爲百形君乃我本寂也而君故喧之我本陰也而君故炫之見人不論生熟不論同異不論遠近不論貴賤輒持吾一片衷赤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中天令識者見君之底裏而笑其淺黠者見君之底裏而鬪其捷有緣而欺君侮君者有緣而詐君嘗君者有緣而玩弄君於掌

股之上如持券者君方以爲積誠未至務益推赤以置人腹而不自虞其發洩之太盡也予苦君有年矣他人之心城府深密予曾不得半簷而避囂焉他人之心終身藏匿予曾不得頃刻而安處焉敢請辭於左右淺夫避席對曰予迷久矣然予竊聞之陽明者君子之屬也吾欲以君子處吾子而吾子乃以是懟吾將與子共質於帝天其何如居頃之帝天有命曰陰陽者循環之道也故有春必有冬有晝必有夜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夫夫也誠所謂淺者也于是

命管城子勒之於楮以爲淺夫說

贈劍篇

年丈宰割天下從今日邊郎始弟謹以佩劍奉贈夫
寶劍鋒鏑射人人自不敢玩視然劍術有異太上劍
鏐其次當机其下嘗試是故君子之處世也机會之
來重發雖與輕發同敗而感觸之頃大儲不與小儲
共洩古人云養其身以有爲也誠有味乎其言之哉
年丈經濟才猷超卓罕儷固吾榜之龍象朝家之柱
石也以今海內情形卜之將來難謂宴然無事吾輩

食君毛沐國恩此中肩竅素不自負正宜深机蓄銳
密結同臭豪傑令正人恃之而胆壯庸夫安之而已
消以備異日披竅遊刃之用顛不恢恢大哉弟罪廢
杜門緘口久矣今茲復發狂態以惠子知我也如侍
年丈而不鼓腮一發宵中之狂則吾舌亦安用乎

敬信齋訓語

五倫有朋友猶五常有信五行有土土攝金木水火
信攝仁義禮智友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故友得其
人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在伯仲爲友于在伉儷

爲刑于友匪其人友是友所係良重矣不敢數倫必不敢慢友此志學第一義云吾兒健順年十有五固古人辯志取友之期也予約門人劉願良方伯虎朱廷獻韓仙翀及兩壻楊弘道張博上與兒爲文會月以三八從事漸有進机弘道向共兒學今仙翀伯虎復約過予西墅朝夕與兒羣居兒上有賢師模範素端下有良友知見應長予屏居田間計自定省娛親外惟是挾冊對聖賢課子績箕裘覬得三五法器舉所聞父師學問大旨相與講明而共證之斯生平至

願乎兒性通朗過庭輒能啟予殆所謂孺子可教也第所當預防有二一曰好動一曰好勝好動則淺好勝則滿此豈堪任道哉予嘗以如愚藥兒好動惟深也以善下藥兒好勝惟虛也小子念之習氣難除童心難化德業進修難究祖父志事難耐其日勤服予之二藥哉弘道家學淵源德性溫靜伯虎志篤而方仙翀才俊而意遠予均重其品兒幸同筆硯當共矢責善以性命爲重以名節爲藩以老少朋友爲身以東西南北爲志戲言戲動有禁俗腸俗貌有禁易

喜易怒有禁或作或輟有禁爾輩母謂今日類聚偶
然蓋終身券契在焉須知古人久要不忘所要何事
所不忘何心思之思之勉強而行之甚勿妄自菲薄
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至於文藝學焉而各得其性之
所近不必同不必不同蓋文藝末也爲之有本但得
本莫愁末誠哉是言矣在昔曾子信交平仲久敬昭
昭乎揭萬世之友鵠吾爲吾兒題其齋曰敬信齋小
子念之惟敬可以全信惟信可以全交惟交可以全
倫惟全倫可以全人吾兒吾壻與伯虎仙狎廷然須
良其共勗諸吾弟絲綸少健兒一歲從吾君可服學
有李國泰爲之友以年幼不欲遠離老親膝下未能
來西墅共學亦當書以遺之

四十箴

孔惡無聞在四十年孟不動心在四十年子師孔孟
今四十年汶汶無聞動心多年不動有道當在今年
聞則不動莫負今年今年精進便足萬年今年蹉跎
便障萬年萬年非遙卽是今年今年非促卽是萬年
萬年今年原無二年誰其尸之不知其年急須聞此

何待來年作甚麼聞聞此大年無聲無臭在天地先
有形有色在事物邊不是神奇我固有焉本來非靜
動何處捐本來非動心何處遷是謂真聞孔孟齊年
聞無所聞頽然忘年忘無所忘誰四十年毋自暴棄
今四十年

過闕里論

入闕里過陋巷當尋孔顏真樂處祠宇弘厰丹雘輝
煌後人之崇奉先師非聖賢之所樂也曲肱飲水
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必有自得之趣千
古同然若多其輿馬作富貴侈大氣象固當麾之門
墻之外以此責備縣官糜費民財奔走天下士又名
教之罪人也敢以告於後之來者

養正約言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養與養生之養不同
養生飢食寒衣必須假借外物若正乃蒙者真心內
含不越一腔外郭不越三尺而聖神體段森然畢具
養之以正譬之種樹必培其根毫末雖微而于霄之
勢已具譬之導水必濬其源涓流雖微而赴海之勢

莫禦故曰聖功自正學不明語成人以聖賢尚縮首引避而不敢前况童蒙乎然人皆可爲堯舜吾豈敢易視童蒙故所約養蒙條目雖始自粗藝而循之可以入道

同異辨

余歸田杜機從翔峰高先生魯郊張先生結社証道二先生端儒也而精菩薩戒自稱佛弟子於是談儒又談佛余談儒不談佛亦非談儒亦非不談佛相視而笑余滿腹而歸途逢執一子問曰今日所談同異何如曰子意其異故問其同予知其同不知其異太虛道人過而笑之曰拘哉同異之說也吾師不云乎空空如也夫且以爲空空矣安所于異而又安所于同以爲同者猶有同之心也夫知其同者猶有知之心也夫子爽然自失喪吾軀者久之覓所謂太虛道人而不可得歸而書之以請証于二先生

建坊臺考

陳固安成畹卽所居第左右建坊榜曰聖母里後因僦房者不戒于火慮且延燒于是每坊建臺各二高

可二丈四周稍殺望之巍然壯觀且可以杜火患僕
趨之第以爲臆爲之云耳後讀歐陽公五代史天福
年間李自倫六世同居准勅旌表量地之宜高其外
門安棹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巧
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
易行焉然則戚畹之召殆有所從來矣

病方

僕常病懦時作時止當其病之未作詩書吾嚴師也
吾稟令焉聖賢吾慈父也吾承志焉圖史吾良友也

吾尋盟焉有歲之虛方有乾之健有蒙之正亦有升
之精豈不毅然一強丈夫哉俄然病作四肢痺痿六
根壅闕靈丹溷于瓦礫玄珠棄于沙泥嚴師道我以
康莊而不之登慈父道我以安宅而不之居良友示
以彛鼎之重而不之顧厓羸委頓幾無生氣病已輒
悔悔已復病愈病愈悔愈悔愈病乃之廣莫之野求
救於大醫王王望而憎之聞而排之問而憐之切而
哀之乃檢素書賜以良法其方不按運氣方域不問
虛實補瀉不分君臣佐使不煩鍼艾丸飲惟用鉄面

可二丈四周稍殺望之巍然壯觀且可以杜火患僕
趨之第以爲臆爲之云耳後讀歐陽公五代史天福
年間李自倫六世同居准勅旌表量地之宜高其外
門安棹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巧
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
易行焉然則戚畹之召殆有所從來矣

病方

僕常病懦時作時止當其病之未作詩書吾嚴師也
吾稟令焉聖賢吾慈父也吾承志焉圖史吾良友也

吾尋盟焉有歲之虛方有乾之健有蒙之正亦有升
之精豈不毅然一強丈夫哉俄然病作四肢痺痿六
根壅闕靈丹溷于瓦礫玄珠棄于沙泥嚴師道我以
康莊而不之登慈父道我以安宅而不之居良友示
以彛鼎之重而不之顧厓羸委頓幾無生氣病已輒
悔悔已復病愈病愈悔愈悔愈病乃之廣莫之野求
救於大醫王王望而憎之聞而排之問而憐之切而
哀之乃於素書賜以良法其方不按運氣方域不問
虛實補瀉不分君臣佐使不煩鍼艾丸飲惟用鉄面

一具鉄腸一副二味和合不拘時服其從之神旺身
健不必慮根之永除亦庶幾乎免懦夫之孱孱者矣

諭俗

濟南府肥城縣爲延師廣教以弘文風以培淳俗事
照得王道成於教民聖功始於蒙養蒙養不端安望
成立教化不豫安望風俗是故五經四書聖賢垂之
以維世教淑人心種種妙義最切日用人能自勿讀
書愚暗者可使之通明巽懦者可使之振作傲慢者
可使之恭敬粗厲者可使之細雅鄙吝者可使之豁

達貪昧者可使之貞介僞妄者可使之信實輕浮者
可使之沉重貧乏者可使之富厚微賤者可使之貴
顯上可以封其祖父下可以贍其子孫內可以惠其
宗族外可以庇其鄉黨近可以福星照一路遠可以
仁風洽八畿存可以著名中夏表儀海隅歿可以垂
名竹帛從祀廟廷就一身論若不讀書志意何由舒
展就一家論若不讀書門第何由崢嶸就一里論若
不讀書風俗何由仁厚就一世論若不讀書民物何
由安阜語有云學古有獲不學面墻諺有云萬般皆

下品惟有讀書高道家所謂衆妙之門佛家所謂方便法門也過是哉本縣與博士弟子員講論讀書緊要查得在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約業儒者不踰數家在鄉大封雲山東禮新興四社遊庠者曾無一人夫業儒長策也而八約稱希踪遊庠易事也而四社稱絕響豈果讀書之難哉人自不肯學耳細究病根貧富各有二端富者之病何如鄙者謂樹穀之利獲在半年樹木之利獲在三年讀書之利知在何年遂吝目前之小費却忘終身之遠圖又有銳意教子

竭力請師自稱詩禮父兄矣只因子弟幼年愚蒙一時未能豁然通曉遂目之爲拙爲鈍爲棄物竟舍之而不屑教此富者之病也貧者之病何如有志超上欲望子弟向學樹立而苦于從師之費或負笈太息賣志而阻或露肘長嘆半途而廢又有子弟聰俊父兄貧窶不給而愛惜其美質始令學寫學算以爲小就一計奸人因而教以唆挑詞訟挾持短長此貧者之病也貧不思書中有粟書中有金奚啻較利于木穀不中須養不才須養豈可責效于且暮古人鑿壁

馬公文集 卷四
映雪何嘗因貧無父兄之籍而自甘于木石古人割
髮斷机何嘗因貧而廢子弟之學而令趨於椎魯積弊
當振爲民上者誠宜倡率而鼓舞之本縣爲此禮請
師儒傅鈺教在城八約胡正心教大封社胡雲鶴教
雲山社呂化齋教秉禮社胡來臣教新興社在城學
東修銀十二兩四社東修各八兩本縣盡行代送凡
有貧富子弟俱許來學不費一錢仍與該社約自立
師之後有子來學卽係慈父有弟來學卽係義兄如
遇官事赴訴百凡寬假若因公務投見一切禮貌假

有子弟不令上學匪屬冥頑亦係慳吝當不齒于向
上之列凡我三十二社百姓俱要一體仰承本縣作
養人材之意恪遵條約訓子讀書有卽起書樓無卽
置書櫃大則延明師小則就外傅母惜微費母惑俗
說母謂讀書之難大成者少而阻其進母謂讀書之
利將來者遲而懈其心有一個子弟讀書自有一個
的效驗有數個子弟讀書自有數個的效驗子弟讀
一年書自有一年之效驗子弟讀十年書自有十年
之效驗共闢斯文之途釀成淳厚之俗王道之化由

此而成希聖之士由此而出使肥城文獻炳蔚于齊魯海岱之間是本縣厚望爾百姓相成之義也勉之哉勉之哉

詳請緩徵

一申請爲勞民被災懇恩酌賦緩急比例隔徵以蘇民困事竊照今歲奉文蠲免糧銀一百五十兩夫以一百五十兩應蠲之銀均分于梁縣被淹千數百頃之地果能救濟災民否乎民救災不贍而驅之趨役于方六七里之城能責成功否乎且今歲之被水也

猶云去歲之積蓄也至明春青黃不接之時積糧費用殆盡穀價昂必數倍斯時也城下荷插之役勢不容止上官徵賦之命限不可違無論小民退苦枵腹進慮逋稅兩病莫可支持卽縣官旣欲集事又欲催糧亦左右顧而不忍下手矣查得府屬章丘等縣條鞭錢糧俱隔年徵而肥城係見年徵及至斂解多在隔年其與章丘等縣報完畧有先後起解實無異同合無將本縣條鞭錢糧自萬曆二十二年爲始比照章丘縣一體隔徵惟是漕糧之腳價太僕之馬價官

師之俸銀各役之工食不得不在本年支給擬將額課二萬八半本年徵以便支分半隔年徵以便解自二十三年以後仍照舊每歲全徵二萬惟將見徵隔徵倉口分註明白著爲定例無庸帶徵此則錢糧應急者既仍舊貫而不爽歲給之常期應緩者雖愆常期而不悞起解之成限在上若見爲破格之恩而額課無損實不費之惠在下若見爲非望之福而比例各縣乃一視之仁以此寬民雖不敢謂水不能災城不足修庶乎失利滄沒者可免流離顛沛之苦而效

勞築鑿者或少嘆息忿怨之聲矣今將酌量過條鞭錢糧見年徵一萬六百四十六兩七錢九分一釐六毫九絲隔年徵銀一萬六百三十九兩一錢三分九釐九毫三絲五忽九微三纖六塵條欵開列於後覆查得有一縣地土必有一縣額派錢糧有一年錢糧必有一年額派支解有定數則錢糧少一分卽缺一分之用况積至萬金乎徵收緩一月卽悞一月之用况延至兩年乎本縣擬將額賦二萬隔徵萬餘兩者何也邑有大役則民勞有天災則民窮以勞頓之民

而罹可憫之災于國制當議寬恤不曰有停徵蠲徵者乎又曰有輦帑金遺朝使而諸路遍賑者乎凡若此者豈不費財民爲國本不費財不足以恤民而固國耳由此觀之則本縣所以申請隔徵者豈徒曰比例而已哉日覩災傷心勤軫惻當其擬申之初千思萬轉豈不欲舉一邑之賦盡數隔徵以寬民力但本縣應支數縣庫別無可抵只得徵之百姓而司府應解數則多少遲速可以通融是用不揣而冒申蓋有徼惠之思焉即奉繳單開諸款是誠不可緩矣而

單開所不盡者豈盡不急之務而誠可遲緩者乎總是欲寬百姓之力故分別隔徵亦猶停徵蠲徵意也乃其利比停徵蠲賑更大何以言之賑費帑積蠲虧額課是損上以益下也且一縣亦未有蠲賑多至萬金者惟申允隔徵則一切起解不過少延數月而于額課帑積未嘗絲毫虧且費也乃小民往年納課二萬今年納課一萬受賜弘多所謂無蠲賑之名有蠲賑之實也即停徵則必帶徵雖免目前催科實滋異日鞭朴至于鞭朴民見其擾不見其利矣惟申允隔

徵則起解期會比章丘等縣著爲定例而二十二年
少徵之黃金自二十三年以後永不照數復派所謂
有停徵之利無停徵之擾非耶是今日所以議隔徵
多一分則肥民受一分之惠豈徒然爭急緩於一年
間已耶如云府屬甚多此端一開恐援例以請試觀
今日三十州縣會有如肥民今日之勞者乎而肥民
之勞於修城又何曾請之司庫請之府庫而動一毛
乎伏乞台慈垂念百年保障成於一旦俯從原申破
格施恩肥民幸甚縣官幸甚本府轉申看得隔徵之
事既有例可比則非伯始難行且以修城之役徼惠
寬恤卽各州縣不得援以爲請相應俯賜准從行令
本縣將見徵隔徵總撒數目榜示通衢仍刻明簡小
單遍給小民以防書算多派里老冒收之弊布政司
轉申看得東省六府錢糧有一半見徵者有一半隔
徵者卽濟南府屬隔徵者亦二十處當其初不無因
循之過久之吏習民安上下稱便非一日之積矣肥
城歲派之糧本係見年徵收茲因罹有水災城工未
竟不得已而爲隔徵之議以寬民力而濟特艱籌畫

馬公文集 卷四
詳盡俱見苦心且額課二萬半在本年徵以便支而
所謂隔_之徵者數亦不多上之無損于官下之有益
于民相應轉詳候批遵行軍門批錢糧酌量緩急徵
收不悞公輸又少寬民力未爲不可但隔徵者須依
期盡完不至積欠復分析明白令民通曉方免日後
他弊耳該縣被災城工未竟據議調停亦自明析俱
如議行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五言詩卷之五

張陶亭見過

幽人耽野趣黃蘗寄高居
酣飲山隈久長吟竹雨餘
三千輕帝里九萬徙鯢魚
秦楚探奇客操觚賦子虛

酬張陶亭

黃蘗多奇徑有泉清且淪
至人浮紫氣同時一相親
我來自燕市君出商城濱
邂逅瞻眉宇大雅絕埃塵
一嘯一斗酒長歌激蒼旻
俠骨久當壯爲君頌先民

君逃深竹去我亦旋車輪山中佳景暮林下柴扇新
繇來忻仰李經過在二春

初會卓吾先生

黃蘗仙人去卓吾老子來十年兩奇士向此山之隈
方隅詎能限山靈自招徠我聞黃蘗名未撥丹爐灰
我見卓吾面鍾情憐我才飲我琥珀酒酌以琉璃杯
連飲雙玉壺好顏盡覺開愧我塵俗者高賢相徘徊
安得雙黃鵠翱翔飛蓬萊

溫泉酬唱

南來詢澤國北去試湯泉過兩山爭翠引杯人欲仙
故交原邁古新契復通玄高閣留連日渾忘是楚天
樓頭夜雨

春日御風冷况兼暮雨零樓居下仙侶樽酒來客星
臥聽水聲急坐觀山色冥征車看欲去雲窟起雷霆

春分日渡淮

春分到息陽去楚復游梁陌柳青垂地園花紅過墻
渡淮思一河蹟近汝畫周疆野店臨官道東風酒甕香

天中山訪李崧毓

迂道訪知已迢迢汝水東橋頭楊柳細檻外杏花紅
海內雙龍翺天中一畝宮莫言離別久此意古來同

遊水峪寺次壁韻

盤谷耽幽興龍泉續勝遊水清堪洗耳酒醉任科頭
愛鶴馴雙翅尋僧偃一丘當途餘俊士入告有嘉猷

千像寺

尋勝坐山篁境幽引興長雲封石竇暗風動野花香
陶令多禪達遠公愛酒狂詠歸移緩步重過是秋霜

詆徐南陽

安隱近何如殷勤爲寄書橋西君隱處河北我幽居
茶熟邀同賞園荒但自鋤啟關將問慰勿藥病應除

刈麥

田家常作苦亦有可心時麥刈兩岐秀厨充入口飢
尋常官稅足偃仰野情宜愛爾生涯簡斜陽閣柳枝
性存上人見訪

未知今日是還覺昔年非問訊惟僧到綢繆與世違
風飄鳥語斷雨過蕨苗肥相對兩無倦願言杜德机

移花

馬公文集 卷五
村墟十室寂庭院三槐疏僻徑憑苔占
襍花帶雨鋤
絕無俗客駕信是野人居
獨坐待明月相邀問太虛

行吟

不盡四方志江湖且息肩
心懸臺上柏夢隱水西田
一任耽書癖何須乞酒錢
行吟澤畔久雲過意翩翩

東窻

寄傲東窻下葛巾照水漣
乘風微雨後得月短簷前
閱世談今古銜杯樂聖賢
悲歌不成韻漁笛滿平川

醉月

朝簡白雲篇暮冷寂莫天
簷前鳥暫息望後月仍圓
邀飲卮爲白沉冥意欲仙
清狂興不盡塵世亦蕭然

王靜虛見訪

八風行入妙一字語猶蠲
孺子還堪教病夫偏愛禪
雲門誰四闢雪嶺只單傳
雨霽花枝爛真机在目前

村居四首

松竹百年約桑麻四望蒼
世情容白眼夢境度黃梁
院靜禽又語風來花送香
樊籠應盡遣月下但飛觴

馬公文集 卷五
行行慚惠文灑灑賦停雲來往謝朝士歲時醉此君
和歌常擊節遣興或書裙搔首暑將半野人憶獻芹

三

興到只尋常看花鎖夕陽蛙鳴一部樂月照兩弦光
得句推敲裏開樽淡蕩鄉鷄啼天覺曙驚避露沾裳

四

背山連北極帶水逼新城籬下每晏坐邨前或耦耕
烟霞時几杖歲月在棋枰鄰叟來談笑無如野味清

社友移尊覓訪二首

故人能載酒奇字我茫然蔬向溪邊摘杯從花裏傳
笑談弱冠志聽說老婆禪握手留連久今宵芳草玄

又

空谷喜跼然屐餘幾量穿苒苔可移席桑梓盡忘年
遣累憑鄉友談經出鄭箋目前風景勝到日畫圖傳

小隱亭六首

愁上大人賦歸來隱小亭延年看藥裹送日對茶經
薜荔風鬚滿葡萄露乳馨招尋惟舊好披豁小滄溟

二

馬公文集 卷五 五
燕市酒成癖潞濱茅作亭直開天外眼好玩畫前經
丘壑襟期杳芝蘭臭味馨真隨鵬翻遠遊戲過南溟

三

簪筆成何事生涯一草亭悲歌堪弔古翻譯剩尋經
麟閣勛名遠鹿門姓字馨海鷗良可狎不必徒重溟

四

自憐多傲骨坦腹寄山亭雷煥劔冲斗倪寬鋤帶經
琴張松下韵梅放歲寒馨排悶尋村叟相看語四溟

五

敝廬三輔地選勝闢新亭白雪千秋業黃庭一卷經
瞻山疑染黛聽水襲流馨恍惚桃源裏含情六月溟

六

玄經誰復草空結子雲亭入室陶三徑專門漢一經
心懷金鏡朗夢遶玉爐馨寄語雲霄客莫輕問北溟
雪夜友人共談

只道草廬僻何當更有朋迴風侵隔幔舞雪打寒燈
說劍飛揚在論文氣色增明朝天欲霽萬里看飛鵬

槐陰鳥語和李明府

馬公文集 卷五
一闋笙篁好庭槐低鳥聲机忘聊涉趣鷗下可尋盟
人在羲皇上地當暑氣清居然遊五岳不逐向平行
同李明府泛舟

漁船帶酒籌款乃蕩安流懶啄澤中雉忻群海上鷗
吾曹終岸到世態總萍浮移棹烟霞外依稀醉玉樓
飲張園

名園烟景蒼逐處倒霞觴臺歷三春艷花開百合香
論文樽酒細得句醉歌長誰會武陵趣桑麻自一鄉
送汪鼎甫還海陽時從卓吾先生已六年矣

好去海陽里行行復逗留養親遙負米謀道力耕疇
六載恩仍戀一漚身尚浮願言各努力傾蓋足千秋
思脩上人往黃梅禮濟祖塔恨不與偕

談經翻白馬禮祖上黃梅道自裁松得法成春米來
傳衣留碓石書偈笑塵埃夢逐東風去山花亂開
酬丘長儒

楚山絕頂處踏雪訪知音我到曾聞嘯君來復抱琴
詞壇推國手瞿圃試雄心指日飛揚去清時奏凱吟
觀漲

馬公文集 卷五
樓頭終日坐白浪湧沙洲恍覺臨滄海誰能辨馬牛
主人頻下榻遊子任虛舟一共湯池飲相忘客邸愁

遊小西天經洞

探幽來淨土雷窟愜清遊梵語鏤燕洞天花散部洲
胡僧馱白馬古字闢蒼虬欲詰藏經者了心文總休

上方寺

暮雨遊踪倦迴嵐忻復留依稀采芝侶彷彿種瓜侯
宿鳥棲祗樹昏鐘遶遠丘若人叅證得語語合源頭

世父得曾孫志喜

猶子生孫子伯翁是太翁簪纓綿九葉弧矢祝三公
湯餅來佳客金錢洗阿戎寄聲人父者譜牒正昌隆
無窮上人見訪

避暑卜河濱松風散白雲憐兒頻問字愛友細論文
忽報僧停錫相看鳥喚羣談禪移日午不飲意常醺
張園宴集

選勝梁園闢森森榆間枌池邊花媚雨樓角鳥棲雲
興到客為主醉餘散復羣無虛此良會斗酒帶詩文

王衛諸人論文

浮世割榮久吾徒清益勤蟬鳴風協韻波起水成文
課子期會閔傳經拾典墳行藏只一壑荷雨督耕耘
沙河舟中携都兒作

不盡巖居興操舟唱採蓮波搖水底月人坐鏡中天
愚父還愚子小年望大年蛟龍深夜吼驚破醉中眠

馬公文集卷之五終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七言詩卷之六

舟發潞河

寒冬十月起高翔我有扁舟擊潞陽乘月放歌翻夕
景御風轟飲促離觴棹穿水底凌霄塔目送天邊去
雁行待見江南消息好歸來遞與嶺梅香

滄州晚眺

青池晚照鏡光寒歸鳥林間對語殘搖櫓聲隨明月
席倚帆影帶暮雲看九河湮沒平沙遠五壘鬱葱佳

氣盤忽憶下帷風冷切肯將學步笑邯鄲

新河過別高居士

維摩丈室本來空此日無端雅興同野屋數家紅樹裏故人相對菊香中酒盃不厭江南醉文賦終輸冀北工分手留連頻付囑江光隱見醉漁翁

同王濟川飲黃蘗山野人家

逍遙竹徑對東風野叟殷勤色更融暖氣半含黃蘗谷春醪偏醉白頭翁鳥聲長短調琴瑟雲影高低動草叢杖屨漫迷歸去路僧來扶我步琳宮

送徐卿歸浙并有後期

放鶴池邊酒乍醒雲龍山下細叮嚀征車緩去悲霜雪野老遲回念草汀我往楚江登赤壁君還浙水泛蘭亭端陽共折潞河柳相對如今眼更青

渡汝

方爾渡淮仍渡汝南人還笑北人無汝南月旦評猶昔冀北驪黃價不殊楊柳全舒留戲鳥池塘初滿長新蒲舉頭嵩嶽依稀近還想登封萬歲呼

和周少府

孤矢懸來幾度秋四方有志愧空酬歸山爛醉千條
柳戀闕時瞻萬歲樓豈有回天誇後樂更無壯國借
前籌周郎漫在岡陵祝百不如人已白頭

長春亭和韻

何處長春景逼仙瀟陰依綠有名園十洲深入尋幽
勝雙鳥歸來釋俗牽花徑穿時呼小酌藥欄看罷賦
長篇應知爛醉生涯久爲竊蟠桃不記年

詠雪

霏霏玉屑自雲飄眼底看無細柳條一室圍爐銷永
夜三山命駕訪仙標人工祇覺時時換造化渾疑物
物彫阡陌近來春意倍占年不必問童謠

靜室與鯤法師對談

幽棲橋畔水潺湲驚鶴高僧卓錫還我念風輪持苦
海君興蓮社繼廬山蜂飛蝶舞真行脚蒼竹虬松老
閉關大法西來不可覓逃禪剩有百年閑

中盤

奇峭盤巖橫翠松登臨此日酌清涼半天霞落疑翻
鳥一派泉鳴隱戲龍覽勝俯臨沙漠地步虛直躡妙

高峯暮雲扶杖歸蕭寺斜倚欄干聽晚鐘

上方寺

上方登眺日將斜貪看名山興未賒白鳥依人還戲
水青蓮得主旋添花那知金石流光未別有乾坤歷
劫遐不信自來蠻觸氏幻途堅認是吾家

王家渡懷張居士

寂莫禪心在滌東却尋蓮社醉陶公北來準擬班荆
坐南去誰憐下榻同竹几清尊泉蕩漾蒲團穩得月
朦朧他年返棹天津上端的須君話轉蓬

偕思脩上人棗園阻風

乘興相將懷楚都桑園十月共圍爐樹聲蕭颯鳴琴
筑帆影飄飄入畫圖簾捲黃沙來客座杯臨白水送
飛鳧爾時就得寒風便千里晴雲出畏途

黃蘗山懷高張二友

潦倒南遊覓隱淪三冬入楚又經春檻邊喜雨看新
竹客裏彈琴憶故人黃蘗雲籠迷上國清流月映落
烏巾兩君亦有山陰興可是當初媿隻輪

靜室聞經

覺聖傳燈遍大千潞河橋北小西天雲疑海會維摩
室風響螺音般若篇欲向祇園闡一字須知佛國幻
千蓮耳根未悟圓通性漫說真乘重別傳

同李張兩明府飲董茂才園高居士據坐說法
兩明府相視而笑漫賦和韻

蕭散林泉興轉除尋真直欲吸桃華半欹白幘陪仙
令聯璧青雲重世家說法登壇爭拂塵同心解語笑
拈花百年雅會擬登峴作意天留五色霞

吟塔

在儒學後出北門里許卽潞河塔影於上古迹也

七寶浮圖鎮水關綠波倒影曳金環文峯一筆插天
外梵宇千鈴幻世間舍利含珠籠碧海毫光墜日動
燕山遶來三匝徘徊久日極增峻勢欲攀

書窻夜雨和韻

夜靜遙聞嫋嫋鳴坐來蕭索不勝情獨悲寂莫三更
雨誰列高明四柱檠世外棲神朋舊遠枕邊覓句夢
魂清長安塵土高三尺痛哭誰容漢賈生

靜室咏雪

六出飄飄撲潞灣金蓮丈室玉爲顏呼群寒鳥翻瓊

馬公文集卷之六終
五
樹乞火雞僧踏雪山香熱爐中烟裊裊經殘鐘後晝
閒閒詩成欲就支公印破袖蒙頭正閉關

馬公文集卷之六終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五七言絕卷之七

上盤 遊盤山

山空雲作蓋寺古樹含烟清嘯忽天暮僧房枕石眠
湯泉

乘興馬蘭峪休沐火龍池將此無垢心試與冰霜知

經洞夜雨 遊房山

佛去經藏洞我來天雨華孤燈夜深聽龍吼入山家

三日風

風微覺日煖野曠接天清咫尺黃流曲扁舟到岸輕

過黃河 三首

問津魯下邑此地近如何日煖風濤靜仙舟欲渡河

二

黃河天上來流向東溟去奔突帶中州歸鄉北渡處

三

頃刻渡中流帆前起白鷗凭欄欲問水願與白鷗遊

琴臺

堂靜琴聲遠春融壽域開當年單父宰百世仰高臺

藏經殿看轉輪

高閣重登後法輪再轉時何人最緇閱翹首問三支

同卓吾看道左碑是郭黃相會處 三首

汝國有顏子因茲下太原汪汪千頃者無佛自稱尊

二

有道故知人黃生亦可親誰憐百世下猶自老風塵

三

尋勝楚山去回車汝水過郭黃相會處令我動悲歌

過刀子營

不淬殺人劍，但磨裁紙刀。千金欲市寶，未遇五陵豪。
上方寺 二首

野鳥鳴峻嶺，古藤掛平岡。隔溪僧禮佛，吾亦渡慈航。
又

野人偏宜靜幽境，耐盤桓。涉水身猶轉，出山興未闌。
雪夜讀史

急雪翻風夜，孤燈照史評。大盈唐季事，感慨有餘情。
長蘆卽事

夾岸危樓半插天，遊人携酒望江邊。興來不盡郊原
意，極目西風送客船。

醉歌

商山衣帶水鳴琴，四皓歸來一徑深。對此啣杯相唱
和，拂天高柳晝陰陰。

臨清

先生自是逍遙遊，樗散如予亦共舟。臨清關下千帆
動，簫鼓聲喧送白鷗。

彌陀寺

清源舟楫傍彌陀，寶閣重登感慨多。却倚畫欄斜問

馬公文集 卷一
水筭商近日又如何

絕頂 遊盤山

居士誅茅臥潞原山靈邀我醉崑崙
獨臨絕頂頻西望好把峯巒移故園

松風亭

盤山

千峯擁簇度羊腸蒼翠虬龍幾歷霜
臺榭空餘風滿座松根賸有紫芝香

石門

石壁翠團鎖萬家中餘一線通天涯
山城雨過松蘿

密沽酒層陰興未除

盤山眼藥

疊石作盤承露多瓊漿仙掌白

古人天

眼不爲區區一障魔

寶積禪師

悟法屠兒叉手前盤山昔日隱高賢
空尋靈骨荒林下寶積元來在肉邊

亞父塚

亞父荒墳不可過老成謀畫竟蹉跎
彭城山側空埋

馬公文集 卷七
骨垓下軍聲當奈何

馮家口

散步高原眼自寬
鄉心寧畏雪霜寒
入村沽酒頻頻酌
興盡歸來抱月眠

馱馬臺

西楚霸王安在哉
至今馱馬尚留臺
奈何馬上得天
下不與烏騅酒一杯

放鶴亭

覽勝先登放鶴亭
河山表裏載圖經
因思白鶴翩翩

去何日馮空上紫冥

湯坑 二首

一雨三朝猶未晴
游人酣飲滯歸程
雲開洞口天初

霽乘醉驅車水上行

又

乘醉驅車水上行
鳴春何處有鶺鴒
東風拂面吹人醒
笑謂臨流可濯纓

濟寧州

皓首高歌亦擅場
歸來濟上喜相將
傍人竊笑清狂

馬公文集 卷七
甚太白樓前醉夕陽

聊城

一箭城中遂復城
千金海上更辭榮
誰知七尺真男子
直勝田單十萬兵

上方寺

嵯峨石磴杖相將
雲裏敲門到上方
我是前身病居士
特從老衲卜行藏

薊酒

盤水清芬玉露零
明珠新釀荐惟馨
大家且盡今朝

醉莫向籬邊傲獨醒

馬公文集卷之七終

前明河南道監察御史誠所公文集

古風卷之八

哭李燕翹二十韻

有美產潞津豪氣邁等倫論親君爲亞比德我有隣
揚扆每追古立言務去陳允抱龍頭志坐待席上珍
昊天胡不吊痛母倏就窀聖善終弗作孝思隨逐湮
未就千秋業遽淪百年身顏子三十二君更少一春
爾祖三十一孫復步後塵林林群喘息錚錚偏遭迤
喪朋東北坼遊魂草木茵北闕嗇獻賦南極應稱臣

馬公文集 卷八
視饜堂前暗脩文地下新有子考无咎無人豈曰秦
箕裘賴小子詩禮問誰人弱息門楣遠細君巾櫛埋
君歿不瞑目吾哀實傷神浮世如幻泡寄生若客賓
達人化而齊之子反於真短命寧非壽絕情未是屯

醉竹歌

翩翩逸價重南金世上如今有竹林林下道人栽幾
種林端好鳥啼過隴參差高挺不傍墻幾年風雨幾
年霜丰神瀟洒畫不就錯節稜稜爾獨瘦淇園數株
屬誰家不蔓不枝忌見花牡丹艷質天然足採其華
今繪爲幄爭如此君叢山谷友梅友松三益乎三益
七賢百草枯相訂百頭聲甚都

酒賦 并序

予性愛酒而口與喉作梗是以終日酒不潤唇終
月酒不下咽常見媻笑於懽伯亦竊爽然自哂云
元旦偶讀曹子建酒賦若云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予怪其矯誣過甚不近人情輒爲伸帑搨管而賦
之詞則續貂意則齷案聊以自廣云耳非敢爲善
飲者吐氣也

仰酒星之懸象窺玄冥之秘珍湧甘泉以惠釀協嘉
味於天辰舉樽罍以相嚮亦觴政之錯陳所用旣別
總需酒人夫其享百靈洽賓主醴筵旣設百拜是舉
情性陶陶形神踴踴醉鄉日月信奇特濁者爲賢聖
者清箇中有趣傳不得衆人皆醉不願醒爾乃五陵
豪客三楚佳人吐虹霓之志懷蘭蕙之芬動朱唇而
清歌吸天漿於百巡借獻酬而睨就矢天日以相親
於是攜手共酣柔腸宛轉金屋夜闌陽臺夢斷悵陌
上之飛蓬結雙星之涸欵又有燕市雄魁叫嘯相從

擊筑而氣吞河嶽呼白而矯若游龍至於詞林彈射
樽酒不空敷道德之弘麗挾古今之異同能使涸澤
生波枯株發艷才人罰斗酒而成詩壯士引杯而看
劍又有高陽太守彭澤令君借習池之清曠輒酌酌
而任真蔭柳徑以終日漉濁醪以葛巾乃或醉翁自
命寄興山水挾滁人以出遊擊風清而俗美靡不盟
河朔之社營糟丘之壘於是禪中諸儒群聚共詆曰
詩刺酒荒書垂酒誥惡在旨酒樂在名教大人先生
乃聞而廣之曰噫是何言與酒惟不淫亦何可量胡

不聞禮始諸飲食而賓筵抑抑以崇讓雖聖賢豈異
乎人情顧好會不廢夫犧象是以吳季重快士也願
舉泰山以爲饌傾東海以爲酌飲若灌漏卮食若填
巨壑嗚呼此之襟期亦善學龍子而歸然大丈夫也
哉言未旣禫中諸儒稽首詡詡小人未能請事斯語

後跋

先大夫棄不肖孤時不肖孤莞然黃口也先大夫
生平大凡百未能貌一憶先慈蚤世先大夫什九
郊居定省王父外輒携不肖孤與俱侍立終日俯
仰感慨若有深思唯是讀書訪友日不暇給嘗嘆
立言脩詞之謂何如識力未充名理未徹姑有竢
耳至於篇製酬應筆劄標題籟發響臻往往不廢
殘墨遺楮錯亂緗帙間迄今十有餘年不肖孤每
奉手澤旋理旋置也可勝痛哉荷肥城王青蒲先

生以及門之雅悉索舊篋一一詮次之有成緒矣
頃見都門有刻名公奏議中載先大夫批鱗一疏
又金陵坊間刻李氏遺書當日先大夫營救卓吾
先生十許函不知何從付梓者歲月遷流雖架上
之藏儼然不肖孤益凜凜散失是愬於是偕四明
友人應臯稍訂魯魚之訛謀所以不朽之更加區
別首奏議次雜文次啟牘又次語錄末附以詩賦
卽未知先大夫指嚮所在第以意爲之後先獨語
錄采輯頗多或得於燕居之體驗或得於故老之
傳聞或得於方外之印可或得於奧典之觸發業
經先大夫撫拾槩不忍遺嗟乎音容邈矣片語隻
字庶幾遇之通諸海內夫非盡人之子歟諒勿罪
我

不肖孤徃順百拜謹識

馬侍御誌銘

歲戊申余抵通灣馬生健順以其翁侍御公誌銘來請公余禮榜兄弟也時余彈墨方新謝却曰湖士區區品尚未定何敢品賢者旣歸馬生促之至再念孝子情不可虛乃按狀爲之公馬氏諱經綸字圭一別號誠所鳳陽霍丘人始祖宿世官通州衛千戶曾祖禮正德癸酉貢士令鄆城祖遂歲貢士父時敘隆慶丁卯貢士令壽張母吳生公於嘉靖壬戌八月二十五日未幾而歿祖母華育之年十七爲州諸生乙酉

鄉舉己丑成進士觀工部政令肥城甲午行取乙未
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青明年建言削籍又九年
卒於家年四十四公奇穎其於學問殆若性生兒時
問大父曰作書者誰曰聖人讀書何事曰作官曰還
是要作聖人大父奇之弱冠卽以德行稱廟祀衆散
公獨周旋拜伏名宦鄉賢祠以志矜式得名公格言
必爲書紳應秋試賓興於馬上嘆曰朝廷求士隆禮
如此將何以報塞爲泫泣舉子多刻窓蔬公獨刻鄒
文莊公教言摘要以行兩試扁坊官費悉買田息之

瞻庠士貧者肥城圮易土以石工竣公曰民疲矣力
請於上引丘邑隔徵例寬其歲額半而賦不加減民
不知役闢至道書院請泰安李先生汝桂主之擇學
行八生敷教里社彬彬有武城絃歌風他如設糧書
以甦富民均漕輓以免偏累俵馬叢弊預值以買之
軍餉轉解改抵以便之得審編浮銀補旱荒惟正而
卽著爲令發聽雇銀兩償里甲夫馬而遂立之章種
種善治更僕難數蓋有愛民立政之實心而又濟之
以長才筮仕時當道名賢有以官常訓語贈者類錄

成編至是悉見施行矣薊鎮兵變公在臺條五策五事五策曰梟首惡散脅從分班次給路費徵本管五事曰裁冒冗將領薦墜臺散官選精壯鋒卒整臺牆守禦寬偵探叅罰劈畫俱協機宜時朝臣爭訐四起公奏請斥首惡之臣因極陳戎政侍郎之奸而發其前後機穽謂去戎政息辯胎以息禍胎息正人君子之禍所以息四海蒼生之禍以息宗廟社稷之禍纏纏數千言上深居靜攝上下情隔雷霆震叠峻威以摧言者一時臺省諸臣或廷杖或削籍或降罰或指

名竟黜或類揭全勾每借事端加罪臺省一空僅留公數人罰俸供職公抗疏請賜優容言官損國體累聖明比年來第一大虧損事邇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似此大失人心便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皇上之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爲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災變異常禍患皇上自度能抗天否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皇上獨不自爲社稷計乎疏入傳諭震怒公神色自如已而有命降米脂典史公將促裝西行旋以論救改旨削籍爲民

歸田後事壽張公克盡子道晨昏定省壽張公性夙
嚴獨於公稱慈孝嘗况程大中蘇明允父子自爲知
已承歡外則去城市習靜講學天下咸稱曰直臣不
知公悟道真歸心性命不言躬行進矣未見其止一
諫草一褫職有之以自見而所重不盡此也南遊三
千里并遊塞上諸山皆有作其意謂實學實用那能
一一閉門合轍海內高賢大良非親造請何以求益
聯聲氣家去邊咫尺周覽歷涉利弊始詳不徒山川
嘯咏托於騷人岩客自爲韵而已既聲實日盛逾恭

退遇親友虛已禮下先後爲德於鄉益甚貧者助之
失學者教之遺孤收養之李侍郎心齋葬沙丘而浸
爲遷高塏地李師貧死有子以女妻之外祖母王孀
苦節聞當道表其閭伯叔衆弟雍睦備至始未有子
壽張公爲聘妾辭資使別嫁妻張先卒鰥居謂已有
子不再娶凡公之勤於義篤於親皆此類也竟以萬
曆乙巳三月二十三日卒疾革惟睨壽張公而泣門
人問之曰學道有年到此總是學易簣而逝州人爲
巷哭四方識與不識皆流涕至今未已卒之年壽張

公葬城北雙阜里。概公終始才敏而正學，潛而純立，志必以聖人爲的。又服膺先達，故其造進淵涵，見解透脫，絕無葛藤支蔓之病。雖享年不永，著述未遑，而會心獨詣，充然有得。洞達高闇，然日章固已卓卓。聖人之徒，有明學者之選已。公相知服膺者最多，余罪人并文字，宜斷絕不得已應之，更何敢攀借入其中，爲志學行之表表者。付其子子，一卽徼順張出娶。涿郡副使馮盛明女，女六長次先卒。餘壻庠生楊世昌、舉人張鵬翔、雷起鰲、許永光。余與公南北絕遠，仕

3

